

王 向/著

隋炀帝

(上卷)

中國社會出版社

隋炀大帝

上 卷

王 向 著

中国社会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隋炀大帝/王向著. —北京:中国社会出版社, 2006. 1

ISBN 7-5087-0570-X

I. 隋... II. 王... III. 隋炀帝(569~618)—传记

IV. K827=41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5)第 155639 号

书 名: 隋炀大帝(上、下卷)

著 者: 王 向

责任编辑: 尤永弘

出版发行: 中国社会出版社 邮政编码: 100032

通联方法: 北京市西城区二龙路甲 33 号新龙大厦

电话: 66051698

电传: 66051713

邮购电话: 66060275

经 销: 各地新华书店

印刷装订: 中国电影出版社印刷厂

开 本: 787mm × 1092mm 1/16

印 张: 51.5

字 数: 1050 千字

版 次: 2006 年 3 月第 1 版

印 次: 2006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

书 号: ISBN 7-5087-0570-X/K · 157

定 价: 68.00 元(上、下卷)

(凡中国社会版图书有缺漏页、残破等质量问题,本社负责调换)

自序

在这个梦想里生活了十年,也等待了十年。

这是一个陌生遥远的梦想,缘于一个陌生的王朝,一个辉煌的年代。在一千三百多年漫长的时间里,有着太多的里俗妄作和历史文人不一而足的演绎,以及政治家、史学家缺乏公正的撰史。一败只能是历史时期的尘埃落定,绝非铁案如山的定论。这段瑕不掩瑜的历史,已越来越为更多的人了解。小说的目的,不是简单地让读者改变一种阅读方式,去综合解读历史,鉴别历史的真伪。而是引领读者穿越时光隧道,走进一个遥远的历史时期,把陌生的历史和历史特定下的生存环境、人文景观、社会现象、佛儒左右中的思想和思维方式,以及历史前进的足迹,波澜壮阔地呈献给读者。使读者在轻松阅读的过程中,阅历那段鲜为人知的历史。这才是本书的真实目的。

作者试图在本书中,改变历史小说的传统叙事方式,用一种新的叙事方式和清新的语言,摆脱由来已久的历史小说中的梨园气和戏剧舞台中的神话色彩。使读者在阅读中,没有遥远的距离感,在渲染的历史颜色和跌宕起伏的故事中,成为历史中的人物,从容阅历尘封的历史。以现代人的文学艺术审美观念,诠释久远的历史;在遵循历史真实的前提下,不是讲述一件历史事件的过程和一个人物生命的过程,而是赋予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多彩的生命。

历史与自然无法回避的矛盾,一人难撑的全局,无人能够承担的全局全责,以及未知结构和未知的悲剧结构,民族大融合的梦想,恢复版图的宏放大志——历史成就的天才,足迹遍布大江南北,大漠草原,辽水泽外之地……

我无意于历史小说的创作,对隋王朝短暂的历史,仅是从《中国通史》中,了解它兴衰的过程。一九九六年偶然阅读了胡戟先生的《隋炀帝新传》,之前并不知道胡先生是一位史学家,且对隋史的研究成绩斐然。向我推荐这本书的朋友、莽原杂志社的编辑纽岱峰老师,问我是否有意于写一篇历史小说。我对胡先生的大作,反复阅读。不但没有走进历史中去,也没有找到创作的欲望。

文章从来没有成为我生活中的包袱,虽然发过一些中短篇和一部长篇小说,

但自知写文章的才情不高,更不敢有太高的奢望。在北京短暂的日子里,闲暇中读了一些历史小说,欲望便蠢蠢欲动了。于是搜集文献史料和相关书籍,终是无心栽柳却成荫,越陷越深,背了一袋书回了故里。

对古迹古战场的实地考察,是我最初创作这篇文章生畏却步的主要原因,但那一座座古城,一处处淡出历史的古战场,渐渐带着我走进了历史,认识了这位中国历史上毁誉最多的暴君。差不多用了一年的时间,对留下杨广足迹的地方,逐一作了考查。走遍了北京、西安、张掖、洛阳、锦州、辽阳、南京、扬州、杭州等地。因了隋与高丽的战争和日本留学僧侣的邦交往来,我又辗转于朝鲜、韩国、日本等地,获取了大量翔实的资料,积累文献史料上千万字。

一座历史长河中的丰碑,一位收复中国版图的伟大暴君……

两年后,一百多万字的初稿,在尚未完成前,被我忍痛放弃。它几乎完全继承了中国历史小说的结构和叙事模式。而我期望中的书稿,应是一张崭新的面孔。创新,意味着超越继承。打破中国历史小说的结构和叙事模式,结合现代文学艺术的审美观念,诠释尘封千年的历史——直到否定二稿之后,我才找到一种新的感觉。而且,这种感觉就是我苦苦寻找的感觉。

有了这种感觉,随之而来的是艰难岁月。文献史料古迹考查和前期的创作,完全耗尽了我的积蓄,我不得不举债度日。放弃无疑意味走出黑夜,坚执在黑暗中,又是那样无助和无奈。梦想和现实,永远有着无法超越的距离,我迷惘在梦境里,在斑斓的世界里,幻作遥远的历史人物,见证、阅历着波澜壮阔的历史。那深藏在心底的梦想,充满了诗一样浪漫的颜色,汇聚成汹涌澎湃诗一样语言的汪洋。在短暂的休息空间,通过时光隧道回到现实,不再是历史中的某一个人物,转换的一瞬间,阵痛又替代了梦想。

我渴望永远停留在梦想的世界,在梦想里陶醉,在不染纤尘的世界,做着没完没了的梦。

民族大融合的梦想,永远向前的民族精神……

我无意为一个有着太多非议的帝王平反,因为那是史学家的事情。因了他是我的灵魂,我无法对他无所谓。我是带着梦想,攀附在他腐朽生命上的青藤,并且渴望用我的拙笔和庸常的才情,重新赋予他生命,回到他历史长河中原有的地位。感激胡先生带给了我创作的契机,是他的大作为我提供了历史事件的主线。但我对胡先生,同样有着嗟怨,因为一个灿烂的梦想与短暂生命中的异样艰难相比,一个虚妄的梦想与漫长的黑夜相比,那样的无所谓。

那是不褪色的激情,在烟花三月的扬州,在浑黄雄厚的西安,在瀚海敦煌,在依旧流淌的清川江,在千年声声不息、承载着历史文明的大运河,与一样怀带梦想的杨广对话,与众多的历史人物对话,阅历一千三百年前的关山,接触他们最深处的灵魂,在一行行凝固的诗一样的颜色里,塑造他们的灵与肉。我不知道他们向

我传递什么样的信息,我知道他们的梦想一样辉煌,一样用生命涂染了绚丽的颜色。我渴望更多的人走进这一梦想,穿越时光隧道,从容阅历惊心动魄的历史场景,或感染或净化,或掩卷一声叹息。

我对写作的理解,概括起来是理想和梦想,之后是精神激情的支撑。我有一个做画家的朋友王远声,依然在丹青中求索。曾经和他有过一次激烈的争论,末了还是败下阵来。一幅画的质量不论高低,或多或少能够带来直观的视觉艺术,于是就有了市场和经济的回报。一篇缺乏质量的文章,一如费纸了。但那些无数的费纸中,因了艰难藏去了多少个梦想呢。文画相通不尽其然了。不知道此后滋生出的一个又一个梦想,怎样为她们画上一个圆满的句号。

我的理想和梦想,源于遥远的仲夏之夜,源于庭院枝繁叶茂的核桃树下,在溽热的季节,那一声声毫无空灵质感的敲击,那荆条编织的粮斗的响声里,一个老盲人用他那纤细失柔的唱腔,演绎着才子佳人的传奇——我的母亲和那些惯见的农村妇女一样,对类此的民间说唱艺术,有着普遍的热衷。母亲支持她的儿子,实现作家的梦想,但她却无法目睹我实现梦想的过程。我怀念母亲!

我写文章从来不设定环境情节,搞出一个类似纲要的东西。本书像一只大雪球滚了一百十多万字。虽然划上了句号,依然意犹未尽。

我用梦想诠释了一段历史和一个历史的梦想,我用这些微的果实,供奉我的母亲,虚妄地回报母亲无尽的春晖。

我诚惶诚恐地把这篇文章,奉献给我的读者,因为唯有他们赐予这篇文章生命。恳请胡戟先生和史学家们指正,恳请学者和同仁指正,以便再版时更正。

承蒙中国社会出版社副总编辑王杰秀和责任编辑尤永弘先生的厚爱,文章得以呈献给读者。感谢陈廷一老师、梁庭华老师的关心和支持;感谢穆仁先先生的帮助和支持,感谢王中民、谷迁乔、苏运峰、任连军、郑西民等有关心和支持本书的领导同志。

对所有关心和支持本书的人,再一次表示感谢!

二〇〇五年十二月十日

目 录

上 卷

第 一 回	梁国才子报主荐材	晋王歌馆出彩斗酒	(1)
第 二 回	春明门外百官饯行	辕门祭祀三军誓师	(20)
第 三 回	付方略高颖藏问计	桃叶山杨广初统兵	(35)
第 四 回	抄经生始献法华经	建康城王气黯然失	(46)
第 五 回	京华烟云君臣遗梦	尖峰对决晋王攻略	(60)
第 六 回	遣使招降上江既定	旧陈官前宣华赠玉	(72)
第 七 回	骊山献俘大隋一统	乘赐辂车复镇并州	(90)
第 八 回	溪畔寻春演绎传奇	杨坚悔婚玄卿作祟	(103)
第 九 回	苏威上疏巡抚吴越	风雨江南作歌北归	(114)
第 十 回	奉敕还镇江南平叛	挥戈吴越大气天成	(131)
第 十 一 回	风扫残云杨素麾师	扬州赈济捐官筹米	(145)
第 十 二 回	余杭城内书生掬泪	佛儒名士汇聚江都	(159)
第 十 三 回	大听寺杨广菩萨戒	总管府学士竞风流	(174)
第 十 四 回	三吴才子旧巷红颜	关西孔子配防岭表	(188)
第 十 五 回	覬覬皇权张衡计谋	鲜卑胡儿瓦子伴赌	(201)
第 十 六 回	瓦子灯辉酬定约盟	元妃暴死东官失宠	(213)
第 十 七 回	旧陈公主一身两系	笑啼吟诗破镜重圆	(226)
第 十 八 回	风雅钱塘巡检甲仗	凭湖品茗计谋天下	(234)
第 十 九 回	大青山下秋风塞外	风雨欲来裴矩设谋	(248)
第 二 十 回	善尼寺内刀光剑影	冬至朝贺杨勇败出	(257)
第 二 十 一 回	独孤弄权宰辅免官	瘦西湖畔刺客惊现	(270)
第 二 十 二 回	曲江畔杨广践旧约	大青山逸飞爱之旅	(282)
第 二 十 三 回	北却突厥载归令誉	夺宗之旅尘埃落定	(299)
第 二 十 四 回	隋文帝戎装武德殿	长安城杨广入东官	(313)

第二十五回	脂粉红颜终了夙愿	仁寿宫变杨广登基	(329)
第二十六回	新纪元鏖兵晋阳道	铺国事帝业见倪端	(345)
第二十七回	尚书令杨素绝医死	陈法驾万乘入东京	(364)
第二十八回	千里碧波扬州寻梦	司宪失职张衡贬官	(378)
第二十九回	巡抚边塞付诸国策	草原牙帐天子做客	(392)

第一回 梁国才子报主荐材 晋王歌馆出彩斗酒

长安灞上的垂柳依旧轻舞飞扬,只在仲秋的风声里,凋零出一片片的黄叶来。隐在远处的小雁塔,夕阳正染红它彩色的釉顶。渭水河的粼粼波光,载了西街定水寺的钟声,环绕着繁华的帝京潺湲西去。定水寺纵有王羲之的题额,张僧繇的遗墨,惟城外的灞上,是凭吊怀远的佳景。放眼望去,阿房宫的遗址,随处可拣秦砖汉瓦,沉重之外尽是秦皇遗梦。西出金光门便是丝路古道,驼铃绝音,三百年刀光剑影,黄沙湮没了商旅的足迹。

开皇八年十月的一天,朱雀门外清明河畔的明昌街,秋风徐拂的巷子,除去菩提寺的磬声外,惟有几声鸟啼了。南街一幢官邸,鹤立于民居宅第之间。顺仪门越天井,书房内袅出缕缕琴声,一如金戈铁马,旋尔寂如死水。四壁木质书橱,陈设不染纤尘。书橱右则悬一柄古越铜剑,剑柄临霜似染了古色锈迹,红色流苏剑穗,在琴韵中驿动。安固县公、司农少卿崔仲方抚琴凝望窗外,余音犹如天井飞扬弄舞的树叶漫无边际。满室的兵书典籍是他生命中的华章,在绕袭的琴韵中感受着无奈。那呕心沥血的方略,似庭中飘零的秋叶,只需一个自然的往复,就会被世人遗忘。这位后周的平东将军,不仅渴望在华夏民族的第二次大统一中建立军功,更渴望实现成为一代名将的梦想。

已过不惑的崔仲方已然清晰地听到了老去脚步声,这最后的统一战役,或许是他生命中最后一次实现梦想的机遇。他已经没有时间等待未知的战争了。他甚至不敢想像,在他的生命中没有战争,听不到金戈铁马的乐章,一个毫无意蕴的生命,会是一种什么样的颜色。不管是琴声,或是仕途中的所有期待,都不能带给他满足和慰藉。假如他的作战方略能够被朝廷采纳,完成华夏第二次民族大统一,他甚至可以放弃生命。

侍卫在门脸儿回话。

“老爷,有您一封信。”

“是谁送来的信呵?”

“不知道。模样像一个仆人,交过信就走了。”

崔仲方接过信,拆开了取出信笺,麻纸上只画了一只椭圆的茶壶,一柄宝剑。那淡出的寥许水墨,仿佛一池春水,漾开了满腹愁绪。柳顾言之外谁还会有这样的奇思妙想呢。他凝视纸中宝剑,虽无只字片言,已是一目明了。或许惟有这位梁国才子,才能够帮助他实现驰骋疆场的夙愿。他依稀听到了铿锵声和血流改变世界的颜色。那被胜利验证的方略,将成为战争中的典范。

简约的陶壶,告诉他在老地方品茶。宝剑代表决定方略。柳顾言是晋王府谘议参

军,对陈国的这次统一战役皇上无意亲征,太子作为国本留守京师,统帅的重任自然就落在了晋王杨广肩上。开皇前后,崔仲方只是一个出镇边塞的将领,无从结识十三岁便出藩并州的杨广。对这位英俊王子的才华,也只是仰慕。三月杨坚诏令伐陈,十月杨广受命为淮南行台尚书令,节度九十总管,五十余万大军。统一战役的方略筛选,也就进入了最后阶段。他深信真正能够左右战争和战争方略的人,是这场统一战争的统帅。他的一身襟抱,也都决定在这个人身上。

崔仲方放下信笺,走出书房,越过宽敞的天井,仪门外的艳阳令他突然炫目了。一个漫长夏季的等待,在灰烬中蓦地迸发出火花,那脱蛹化蝶的感觉,连秋风中的长安也亲切起来。

朱雀门内大街,是长安最繁华的市井之一。因了毗邻朱雀门,来京的人都渴望在这条御街上,目睹皇城宫城的风采。前朱雀后玄武的皇家风范,为朱雀门内大街带来了繁华。熙熙攘攘中的车马轿子,五色杂人在商铺间徜徉。牵骆驼的胡人,寻找仕途的莘莘学子,悠闲的僧尼坦然逡巡。朱雀门内外几十条大街,街街有寺,巷巷居尼,舍宅立寺者上至皇帝皇后,下至富商巨贾。

朱雀门内外旅舍酒楼瓦子多如牛毛,最有名的有席氏客栈、三秦酒楼、长安瓦子等。长安瓦子的百名艺人,每天上演杂剧、影戏、小唱、傀儡等。综合的游艺场,为那些羁旅京师的骚人迁客,商旅贩伕,达贵士族提供丰富多彩的娱乐。瓦子内还有舞场歌馆,卖卦、剃剪、纸画、彩棚相连,笙乐溢彩。楼上朱栏艳装扮笑,袒胸露乳,眉眼飞弄。日出而入,不觉抵暮。

南去第十棚枋木露台上,正上演上竿、躍弄、跳索,惊险中嘘声一片。台下一中年人,环抱双臂,布衣闲装,头戴丝巾,腰系丝束。崔仲方在身后打千儿道,顾言先生,蒙赐信笺万分感激。柳顾言回头笑说,不齐,您把话说反了,说到底都是报效朝廷。主人还没到,我们先去歌馆等着。崔仲方又说,仰仗了。柳顾言笑说您快别这么说,那是选方略,不是给谁面子。崔仲方一边往外走,一边说开皇之初我便计谋此役了,这一仗怕也是我最后一仗了。统一之后哪儿还有什么大仗打呵。柳顾言说,南北分治了三百年,统一华夏是众望所归,分久必合,亦是历史的必然。

盘踞在江陵的梁国,原是大隋的附属国。隋王朝在西北打了几仗之后,北线暂时稳定下来,形成了南北统一的时机。开皇七年八月,柳顾言以吏部尚书显赫的身份,跟随梁主萧琮奉诏拜谒来到长安。梁主废入隋做了一个通直散骑常侍。柳顾言对梁国的灭亡,并没有流露出悲哀,相反认为是历史的必然。柳顾言上疏去职后不久,由故主引荐入了晋王府。杨广与萧琮郎舅关系,二人一见如故。故主有知遇之恩,杨广又顾知遇之恩,当他在众多的方略中,细读崔仲方的献策后,以他久历江南,对国情地理的了解,又经了一次拜晤,便认定是统一之役的最佳方略。

二人来到歌馆,楼上廊檐下的乐头,看见柳顾言直呼其名。柳顾言去职闲散的日子,是歌馆的常客。他们的第一次会晤也是在这家歌馆,当崔仲方听完那陌生的依语后,脸上露出了久违的笑来。

乐头在楼梯口儿迎住了,笑问:“柳先生,今儿来了几位朋友呵?不会又是醉酒醉诗人不归吧。不过您今儿一定要写一首新诗,谱一新曲儿,聪姑娘都快把那些歌唱腻了。”

柳顾言笑说:“李先生,我这就写,您只管请万宝常来谱曲儿。”

李乐头说:“柳先生说的那位万先生,叫老爷给轰走了。他的曲子太清雅,客人不喜欢。老爷又请来了一位姓卫的乐师,听说在北齐的太常寺呆过,卫先生的曲子时兴。”

柳顾言说:“是嘛。万先生的曲子曲高寡合,知音难觅呵!”

进了雅间伙计上了茶盏,崔仲方瞧着盖碗,没有一丝的闲情逸致。柳顾言笑说,晋王上折请裴矩回来了,说不定他们会一块儿来。崔仲方说,知道。但从未谋面。他也算是后辈中出类拔萃的人物了。不除掉煽动扰边的大义公主,西北还不会这么稳定。柳顾言说,上个月他刚回京述职,随晋王出藩的旧部,多半都回来了。崔仲方说,晋王府人才济济,与信陵君相比也不弱呵。柳顾言笑笑,唤了乐头来,吩咐只叫聪姑娘一人抱了琵琶来。乐头唱喏儿下去了。

聪姑娘粉袖曳地,笑盈盈地纳着万福进来了。问官人们想听什么曲子?柳顾言瞧着崔仲方,就《十面埋伏》吧。崔仲方说罢,若有所思地品了一口茶。聪姑娘轻拨几下,舒缓地溢出指尖,袅满了一室的铿锵声。只一声箏鸣便引了崔仲方遁入思绪。柳顾言虽从未有过戎马生涯的阅历,却有过金戈铁马的梦想,自然理解崔仲方的心境。

一曲未了,阿祇伐挑帘儿进来了。柳顾言瞧见杨广的贴身侍卫,示意崔仲方。

“崔仲方给晋王请安。”

“起来吧。”

杨广剪手站在门脸儿,英俊飘逸,风姿俊美,眉宇间英气四溢,一身闲装,手执一把柿漆纸扇,举手投足处处彰显尊贵。崔仲方微锁眉头,方略是否成为战争史上的经典,或是成为纸上谈兵的一张废纸,全在这位二十岁的王子身上。这或多或少令他有一些惶恐。

一行人落座,杨广坐了首座。随行的有元帅府记室裴矩,总管府掾张衡,右卫大将军宇文述。柳顾言逐一引见。崔仲方虽是前朝的平东将军,成名的人物,宇文述却是出身关陇军事贵族集团的将领,与同样是关陇军事贵族集团领袖家族的杨广,有着极深的渊源。其余的人均是杨广从幕的旧部,崔仲方自然身微言轻。

杨广说:“不齐的上折献策我看过多次,较之其他的方略,的确切实可行。顾言先生久居江南,对沿江地理较为熟悉,他的力荐令人信服。我想听听您对战略的剖析。”

崔仲方说:“晋王,我虽没有到过南方,但对长江沿岸的地理和建康关注多年。兵书曰:诡道,用兵之术。陈虽五十余万户,自建康沿江陈兵设防三十万军队,腹地尚有二十余万军队。率先在长江中游打响,西可拒巴蜀援军,东接沧海可直控腹地。以形动敌麻痹陈军,而后突袭,依次全线打响。仅需盈月南方可定。完成华夏第二次民族大统一。”

裴矩说：“开皇三年的首次伐陈，我虽未能参加，但双方实力也如这般悬殊。归还江北胡墅，礼不伐丧仅是藉口。经过这么多年的准备，朝廷不但稳定了北线，解除了腹背受敌的忧患，也毫无仓促了。眼下是统一南方的最好时机，方略固然重要，但也不必急于筹定。当然我也倾向于这个方略，以皇上的圣明，临战之机会会有裁定。”

杨广笑说：“不齐也不必再作阐述了，上疏的方略已一目了然。不管父皇何时裁决，受命督师应该及早选定方略，及早布置作战意图。我与不齐虽知之不多，其经世之才早有所闻，深信不疑呵。”

崔仲方说：“蒙晋王知遇之恩，愿追随麾下杀敌报国。”

张衡说：“晋王，此事不宜渲染，免得树大招风。方略之事好比婆媳之争，都能够达到歼敌统一的目的，只在耗时不等而已。”

杨广说：“建平的主意我看有道理。既然大家都赞成，到了淮南行台后，我们就以此方略行事。这次伐陈差不多倾兵半数，父皇志在必得，我更不能辜负父皇的厚望重托。”

柳顾言笑说：“我不过是一介舞文弄墨的酸儒，与统一大业相论雕虫小技呵！天下一统去日不远，骊山献俘当作歌贺之。”

杨广说：“先生过谦了，我得先生如霖雨见日，出藩并州时有子相辅之，深受大益。今先生侍之，大幸也！先生苦谏促使今日之晤，皆为报国公心。到了寿春行辕，先生挥如椽大笔代拟文翰，共图统一大业。”

柳顾言笑说：“我也就是攀附而已，打仗跟文人关系不大。不齐处心积虑多少年，决胜千里，终酬夙愿呵。”

崔仲方感激地说：“能够驰骋疆场，先生对不齐有伯乐之恩，没齿不敢相忘。”

杨广瞧着柳顾言笑说：“先生在南方名声显赫，文章第一。父皇废梁，先生顺其自然，有如此豁达胸襟，华夏统一的抱负，令人敬重呵。纳言苏威大家知道吧，他与后周大冢宰宇文护翁婿关系，苏威闻禅代之议，携妻新兴公主远遁故里。父皇不但不予责备，反授太子太保，旋转纳言为朝廷大员。官员中齐梁旧吏遍布三省六部，不齐也是周室的平东将军嘛。先生不以梁时旧吏为包袱，精忠报国，仕途更宽阔了。陈亡之后，朝廷中还会容纳许多南方官员。华夏一统，朝廷选拔治国人才，亦不分东西南北，世人皆为大隋的臣民，共谋太平盛世。”

柳顾言感慨道：“蒙晋王不弃，从师友待之，感涕之外惟思图报。有此归宿，亲历华夏统一，此生足矣！晋王宽厚仁怀，包容四海的胸襟，天下苍生之大幸。”

杨广说：“先生能够释然我就放心了。最令人不放心的是萧瑒，他与小妹兰陵公主虽有婚约，父皇母后决不会悔婚，小妹却是一个极有主见的人，她要悔婚连父皇母后都没有办法。您劝他自律一些，终日歌馆酒肆，俨然一纨绔子弟了。”

柳顾言说：“对他我还是知之甚深，这不是他的本性。自幼天资极好，又绝顶聪明，会自省的。”

阿祗伐在杨广身后，恭敬地请驾了。

杨广笑说：“我这个雍州牧，差不多做了快二年了，一个京兆的主官，在自己治下的地方会不安全嘛。今日与不齐私晤当以酒作贺。况且顾言先生乃诗酒谪仙，借此歌馆聊作谢意。去安排吧。”

阿祇伐趺出房子，叫来了伙计。酒保挑帘儿进来，乐哈哈地说：“官爷，您吩咐。”

柳顾言说：“一桌上席，酒就要你们自酿的长安春。另外叫乐师姑娘们来。”

酒保唱着喏儿出去了。

杨广笑说：“先生是以酒赋诗，你们几个也不要怯场，我出一彩，胜方奖百金，输方减半。”

柳顾言响应道：“晋王出彩我们不妨一斗，自入幕以来，豪放的机会不多了。今儿痛快淋漓地斗一场，也不负了晋王的彩头。谁先应战。”

张衡裴矩崔仲方三人面面相觑，孰知对方酒量，未斗已失斗志。杨广鼓励说：“看模样先生休闲的日子，是酒馆歌寮的常客，斗酒千觞的名气自然大了。虚实今儿一试便知。你们四人也不要先乱了阵脚，以四敌一怕什么呵。”

崔仲方不是晋王府幕僚，不愿太露锋芒，嘿笑不语。张衡怂恿裴矩出场。回京述职时，晋王赐宴款待，裴矩一塌糊涂地败在了柳顾言的手下，打揖儿请柳顾言抬让，挺身叫阵了。柳顾言坦然吩咐换大碗，捋袖待阵了。

伙计取来了一摞蓝釉陶碗，一次码在方桌上。

乐师姑娘们鱼贯进了房子，聪姑娘抱了琵琶翩跹万福，请官人们点曲。杨广笑说斗酒不同其他，就《琴庐相会》吧。张衡说这支曲子，倒还能给这场斗酒附庸风雅，司马相如和卓文君演绎的这段清酒诗文、爱情传奇，今儿别有韵味了。

斗酒辅曲好比临战击鼓，本在鼓舞士气，乐曲的好坏就无人关心了。柳顾言裴矩跟前各放了十只蓝釉陶碗，阿祇伐斟酒，琴声在烧酒的流泻声中，袅满了一室。

五六个回合，裴矩拱手认输。头也大了，说话囫圇吞枣。张衡勉强应战，自嘲说自己也用不着几个回合。仙乐飘飘形同虚设了，一心观赏斗酒，无人倾听司马相如和卓文君的娓娓情话。只斗到第四碗，张衡便拱手退场。崔仲方的最后一场结束，《琴庐相会》还未曲终。柳顾言似是刚入佳境，斗酒犹酣。裴矩已然伏桌鼾睡了。

杨广宣布斗酒结束，柳顾言获胜。

柳顾言说：“晋王，还没有结束呢，您怎么宣布胜负了呢。”

杨广笑说：“先生，今儿的斗酒是没法儿再比下去了，弘大怕是在梦里跟您较量呢。”

柳顾言遗憾地说：“他们是尽兴了，我这儿才刚有点儿酒意。”

杨广说：“那就让阿祇伐陪先生饮酒吧。”

柳顾言高兴地说：“有人陪着饮酒，那是最好不过了。”

阿祇伐是匈奴屠各后裔，也算是独孤皇后的族人。杨广立府建衙伊始，便从宫城内跟进了晋王府，做了一名贴身侍卫。虽是胡人，却熟络汉语，且孔武有力，刀马娴熟。不好拂了主人的面子，只对饮几碗，便以职责推诿了。柳顾言余兴未尽，一脸的快色。

杨广瞧在眼里，由不住笑了。

私晤的用意，是传达采纳方略的信息。崔仲方又在上疏的献策中已详细作了阐述，也就少了一场激昂陈词。一场斗酒后，私晤也就没有延续的意义了。杨广吩咐阿祇伐雇了几顶轿子，送三人各自回府。柳顾言藉口有一些私事，送到楼梯口儿，杨广拦住不让送下楼去，带了阿祇伐匆匆出了歌馆。

柳顾言重新回到房子，叫了乐头来。问萧瑒来了没有？乐头笑说，柳先生，您曾经和他一样，都是这儿的常客呵。他可比您来的还早呢。我这就给您请去。柳顾言拱手，说了一声劳驾。

须臾，萧瑒挑帘儿进来，笑哈哈地打揖儿说：“顾言兄，您怎么找到这儿来了？”

柳顾言说：“除去这儿找着您了，我还能上哪儿找去。请坐。”

萧瑒站在那儿说：“您不是来约我斗酒吧？声色犬马您不如我，斗酒我还没有历练到您的境界。那边还有几位朋友，一块儿过去。”

柳顾言说：“您别着急走，我还有话说呢。”

萧瑒说：“啥事？那边不能冷场呵。”

柳顾言说：“您这样的行迹是不是过了？即便是您看破红尘了，也该有所收敛呵。我讲这话可不是忘本，怎么说我们也曾经是主仆，如果忘了恩义，我也就不说这番话了。不管怎么说，您还是大隋的驸马，皇上的乘龙快婿。这样不检点，只能貽笑朝野。”

萧瑒嘿笑说：“先生，您怎么忘了我这驸马的由来了。没有祖宗的那点儿社稷，我的姐姐也不会成为晋王府的王妃，我更不会有这样的婚约。开皇二年的订婚不过是因时局而发，眼下连祖宗的基业都丢了，没有一个相匹配的虚妄的王国，我还怎么做这大隋的驸马，这样的联姻还有什么意义。我这个驸马其实早已经风雨飘摇了。江陵恍若隔世呵，荣华富贵随波沉浮，我还珍惜什么驸马呵！”

柳顾言说：“您这样做不是给人家藉口嘛。当初议婚时，晋王取了梁国的公主，兰陵公主年仅十岁议婚尚早，因故拖延至今。南北统一之后，皇上藉口尽失，会诏令你和兰陵公主大婚。再说梁国虽废，但君臣不能让朝野鄙夷。”

萧瑒说：“基业已失，我这驸马不做也罢。只能在诗酒中寻找乐趣了。昔日先祖武帝何等英姿，雄才大略气吞江南，一举使萧姓成为江南与王谢袁等并列的大姓。出现齐梁两朝皇帝，在历史上绝无仅有。侯景之乱后，祖父乞师于西魏，攻杀梁元帝萧绎的将领，其中就有晋王的祖父，八大柱国之一的大将军杨忠。梁先附庸西魏称臣，后附庸北周，实现先祖的宏图大业，延续到我们这一代已然尘埃落定了。悲哀呵！沧海桑田，昔日的臣工，已经成了新朝的皇帝。”

柳顾言感慨地说：“天意呵！我们也没有责任对历史悲哀。江陵乃弹丸之地，迟早会被隋蚕食。有晋王在前途无虞，至少也应该有书剑之风，不辱风雅呵。”

萧瑒笑说：“前面的话我倒赞同，回天乏术也就无责可负了。佛说万事皆空，我这样不避行迹，不敢以书剑自诩，但也没有辱没儒风。”

柳顾言说：“您是把自己看作市井中的大隐了吧。前几日东海徐则先生寄信来，说

日出日落孤对大海,潮起潮落与世间仍有割不断的千丝万缕。您这样隐匿市井的做法,与弃世隐逸同为逃避,同样有割舍不掉的东西。不管是否有辱风雅,都不如去面对真实世界。您这任情任性,不但不能逃避什么,相反会招来麻烦。”

“我看你们谁也做不了隐逸,僻谷隐居,青灯黄卷有什么好呵。还不是为了以退为进,真隐士又有几个。萧先生,您说对吗?”

聪姑娘忽然出现在背后。萧瑒转过身来说:“你啥时候进来的,有踏雪无痕的功夫呵,一点动静也没有。我又算什么隐士呵,说隐士那是柳先生错爱了。”

柳顾言说:“聪姑娘讲得好,大隐小隐皆不可取。”

聪姑娘揶揄道:“萧先生真要去做隐士,我陪您好了。”

萧瑒笑说:“要你陪我还算什么隐士。”

聪姑娘说:“最好您不做隐士。”

话落音儿,粉裙已飘了出去,似溪谷的岫云一样,在门脸儿缥缈回眸。萧瑒忽然迷惘了。

丝丝袅袅的暮色,在歌馆的窗外幻做诗一样的颜色,又乘了风儿,浮云似飘来荡去。萧瑒凭窗轻吟:看那走过来的女子,是谁家的姑娘?是演绎传奇的卓家女儿,还是携卷归来的蔡文姬。那容貌如初绽的花蕊,那脚步轻盈踏着云彩……看那垂柳下轻舞飞扬的白絮,看那飘飞的黄叶,正一片一片的凋零……

杨广回到晋王府的时候,宫灯已经亮了。

坐落在开化街的晋王府,是一幢六进官邸,进仪门青砖甬道,东西两大偏院,东偏院是府解,西偏院是太监宿卫值房,二进院是西花厅,议事厅。三院寝宫书房。四院女仆宫女。五院花园。六院男仆杂役等。仪门两侧四名穿‘兵’字戎装的宿卫,天井的廊檐下几个太监操着公鸭腔燃烛挂灯。总管太监权弼抱着拂尘,站在远处指指点点。

宿卫施礼的功夫,杨广大踏步进了天井。车骑将军、晋王府参军段达,迎过来说李公从寿州回来了。杨广问在哪儿?段达说在西花厅等着呢。

朦胧的光辉里,忽然传来“二哥”的叫声。

杨广遁声望去,如纱如雾的暮岚里,袅娜纤巧的兰陵公主一袭白裙,镶着粉色的花边,粉黛右侧一支金凤钗,衔一溜儿珍珠欲落不落,在晚风中慢曳。一只白色的鸽子,徐翔落在绣鞋旁,轻缩慢伸地叫唤。杨广笑着小跑过去,他一向疼爱六妹,她不但聪颖,倔强的性格连皇上皇后都让三分。隔三差五地来晋王府,与萧妃耳鬓厮磨无话不谈。只到差人来催了,才肯回宫去。

杨广俯身欲抱鸽子,鸽子扑棱飞到了兰陵公主肩上。

“人家都快等你一天了。”

杨广瞧着抿嘴儿的妹妹,笑说:“二哥不是不知道你来嘛,知道你来天大的事儿我也不办了。”

兰陵公主矜持地笑说:“二哥就会拿话儿骗我。听母后说你快去领兵打仗了。什

么时候的事儿,你不会连二嫂也给带去了吧?”

杨广说:“这一次是打仗,是替父皇统一南方,不是出藩,不带你二嫂去。我走后你接二嫂宫里住去,免得你来我往的两头跑。好信鸽!”

兰陵公主问:“你是怕萧先生没有收到信吧?”

杨广伸手摸了一下鸽子,笑说:“没有呵。古人有飞鸽传书的故事,忽然走进故事中来了。二哥谢你了。哥还有事儿,明儿陪你玩。”

兰陵公主不满地说:“二哥,还忙呵。”

杨广说:“明儿一准陪你玩,找你二嫂去。”

兰陵公主赌气甩袖子走了。

瞧着兰陵公主迂廊内隐去的背影,杨广摇头笑了。他内心不愿让六妹不高兴,但是没完没了的军政,又令他感觉到了许多的无奈。兰陵公主很少去东宫,大哥房陵王杨勇册立太子后,似乎不再是往日的大哥了,虽是同胞至亲,却隔着一道无法逾越的皇权。待嫁的兰陵公主与杨广有着相同的想法,不同的是一个感到拘束,一个感到仰人鼻息。

阿祇伐在通往西花厅的甬道迎住了主子,挑着柿漆宫灯,捧着杨广轻快的脚步。听到动静的安道公左武卫将军、晋王府司马李徽迎出了西花厅,给晋王请安。杨广双手搀扶,李公,回程还顺利吧。一边回头对阿祇伐说,请王相来。阿祇伐答应着,挑着宫灯沿甬道去了。

进了西花厅,婢女重新换了茶盏。杨广受命任淮南行台尚书令伊始,便谕令李徽前往寿春筹措府衙事宜。三月杨坚下诏伐陈,杨广即着手在寿春建衙了。李徽往返寿春,只是一次例行的巡视。

李徽说:“晋王,行辕和行台省以寿春总管府为基础,聊作扩容,虽不宽裕好在是战前过渡。广达离开后,一应事由记室高德弘,寿州总管元孝矩暂署。九十路总管也正日夜往长江沿线集结,听命晋王节度。晋王,什么时候离京呵?”

杨广说:“今儿刚与崔仲方初晤,顾言力荐他的方略,连高相对他的方略,也是倍加推崇。广达呵,府衙只是战时所需,不要太讲究了。您的意思呢?”

李徽说:“子相怕也是赞同吧。大家都认可就有可取的一面。临阵而易方略,更是用兵大忌。”

王韶打揖儿进了西花厅,杨广请坐,李徽请安。二人是杨广出藩并州时的辅臣,一个总揽吏治,一个总揽军事。在王韶他们的帮助下,杨广迅速成长起来。杨广回藩做了内史令,雍州牧。王韶也由从二品擢升正二品,在尚书省做了仅次于高颎的右仆射。李徽却仍然留在晋王府。

王韶说:“晋王,我还为您带来了一个人,广达是从寿春来,他是从山南道行台尚书省来。相同的是他们都是司马。”

杨广笑说:“王相,您说的是秦王府司马段文振吧。那就快请进来吧。三弟被父皇诏命为山南道行军元帅,与信州总管行军元帅杨素共同节度中游二十总管。我正想了

解汉口的消息呢。”

阿祗伐推开门扉，段文振在灯辉中闪身进来，磕头请安。因了汉口的军事由杨素总管，他这个秦王府司马，也只能来长安与大元帅沟通了。杨广虽然对山南道行台省的官员有所了解，但与这位由杨坚下谕诏命，辅佐杨俊的司马，还是头一次见面。三十出头的段文振表情踌躇满志外，显然比二十多岁的裴矩张衡成熟许多，精干的外表，令杨广欣喜。与老去的李徽相比，谋略文采咄咄逼人。杨广一边搀扶，一边寒暄。

“远途劳顿不必拘礼。闻说文振书剑风流，果不其然呵。”

“谢晋王错爱。”段文振说：“秦王差我来一是给晋王请安，二是在行辕随幕协调寿春、山南两省军政。恭请晋王赐教。”

杨广笑说：“我不过长三弟几岁，太子爷又作为国之根本留守，以长幼之别捡了这么一个元帅。朝中有资望的大员，都是王子们的师长，在历练中向他们学习治国的本领。文振谦虚了，快说说汉口的情况吧。杨素是一个会打仗的将军，杨俊年少，中游打仗全靠你们了。”

段文振感激地说：“晋王的虚怀若谷令人感动呵。秦王自受命西南道行军元帅以来，与杨素商榷筹措，自汉口沿江向下游陈兵，二十路总管严阵以待。如晋王所言，西南道军事皆委以杨素。朝廷若采纳崔仲方的战略，中游战事无虞。”

杨广说：“寿春距离汉口千里之遥，节度确属不便，在不改变战役方略的前提下，可便宜行事，相机处理军务。既然让您来协调，您就留在行辕，随我赴寿春。眼下陈军的力量是最薄弱的时期，五佞专权，陈叔宝沉溺酒色，迷信金陵王气，长江天堑。灭陈的良机，也就自然形成了。”

王韶说：“开皇元年高相节度诸军首次伐陈，这次皇上又诏令他为长史三军咨禀，藉首次伐陈之经验和非凡的军旅阅历，会辅佐皇上完成统一大业。”

杨广笑说：“自开皇伊始，高相便出为廷枢宰辅，与日趋呈现的盛世渊源颇深。资望无出其右，诏命为长史是自然中事，王相为司马亦是自然中事。有两位宰辅同署军事，会师金陵岂不是水到渠成的事儿。三月皇上诏令伐陈后的旬内，我细读了文振的献策。惟沙场是成就将军的地方，往后不会少仗打。不管怎样打，陈军都无法阻拦大隋的统一步伐。甄别选择方略，是为了减少自身的消耗和损失，以少量的代价统一南方。”

段文振说：“我的献策整体稍逊崔仲方的方略，晋王能够采纳崔仲方的方略，是慧眼识珠的英明举措。臣一生襟抱在驰骋疆场，杀敌报国。此役怕是大隋统一前后，最后一次大规模战役，废弃的方略又何止一份呵。能够亲自参与这场统一战役，是我的荣兴。”

杨广宽慰他说：“襟抱会有一展时。统一之后战略将从南方转移到西北，由原来的出击改为防御。西北及河西走廊的敌人，主要是突厥、吐谷浑等。朝廷为了维护西北的局势和关内的稳定，会选择时机采取一些措施。”

段文振说：“统一之后，朝廷要改变以往对西北诸夷的安全防御政策，主动出关作